



明史卷七十七

志第五十三

太監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以野食貨以失新其本末

記曰取財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國之本在於農桑明初沿元之舊錢法不通而用鈔又禁民間以銀交易宜若不使於民而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時劬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餽餉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其後屯田壞於豪強之兼并計臣變鹽法於是邊兵悉仰

食太倉轉輸往往不給世宗以後耗財之道廣府庫匱竭神宗乃加賦重征礦稅四出移正供以實左藏中涓羣小橫斂侵漁民多逐末田卒汙萊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海內困敝而儲積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復通鈔法可以富國不知國初之充裕在勤農桑而不在行鈔法也夫疆本節用爲理財之要明一代理財之道始所以得終所以失條其本末著於篇

練沙

戶口

田制

屯田  
莊田

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歲計其登耗以聞及郊祀中書省以

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爲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爲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爲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冊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面黃紙故謂之黃冊年終進呈送後湖東西二庫皮藏之歲命

戶科給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戶部主事四人釐校訛舛其後黃冊祇具文有司徵稅編徭則自爲一冊曰白冊云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厨役裁縫馬船之類瀕海有鹽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著籍人戶以籍爲斷禁數姓合戶附籍漏口脫戶許自實里設老人選年高爲衆所服者導民善平鄉里爭訟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年饑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僑於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凡逃戶明初督令還本籍復業賜復一年老弱不能歸及不願歸者令在所著籍

授田輸賦正統時造逃戶周知冊核其丁糧凡流民英宗令勘籍編甲互保屬在所甲長管轄之設撫民佐貳官歸本者勞徠安輯給牛種口糧又從河南山西巡撫于謙言免流民復業者稅成化初荆襄寇亂流民百萬項忠楊璿爲湖廣巡撫下令逐之弗率者戍邊死者無算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引東晉時僑置郡縣之法使近者附籍遠者設州縣以撫之都御史李賓上其說憲宗命原傑出撫招流民十二萬戶給閒田置鄖陽府立上津等縣統治之河南巡撫張瑄亦請輯西北流民帝從其請凡附籍者正統時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屬離本

籍千里者許收附不及千里者發還景泰中令民籍者收附軍匠竈役冒民籍者發還其移徙者明初嘗徙蘇松嘉湖杭民之無田者四千餘戶往耕臨濠給牛種車糧以資遣之三年不征其稅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諸府衛籍爲軍者給衣糧民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開地千三百四十三頃復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狹鄉之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太祖採其議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後屢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

東河南又徙登萊青民於東昌兗州又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脚夫太祖時徙民最多其間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處之成祖覈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自是以後移徙者鮮矣初太祖設養濟院收無告者月給糧設漏澤園葬貧民天下府州縣立義冢又行養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賜爵復下詔優恤遭難兵民然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右貧抑富嘗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以實京師謂之富戶成

祖時復選應天浙江富民三千戶充北京宛大二縣廂  
長附籍京師仍應本籍徭役供給日久貧乏逃竄輒選  
其本籍殷實戶僉補宣德間定制逃者發邊充軍官司  
鄰里隱匿者俱坐罪弘治五年始免解在逃富戶每戶  
徵銀三兩與廂民助役嘉靖中減爲二兩以充邊餉太  
祖立法之意本倣漢徙富民實關中之制其後事久弊  
生遂爲厲階戶口之數增減不一其可攷者洪武二十  
六年天下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  
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  
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萬曆六年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  
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顧  
極盛其後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爲  
茂草其時民數反增於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  
成弘繼盛正德以後又減戶口所以減者周忱謂投倚  
於豪門或冒匠竄兩京或冒引賈四方舉家舟居莫可  
踪跡也而要之戶口增減由於政令張弛故宣宗嘗與  
羣臣論歷代戶口以爲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  
由土木兵戎殆篤論云  
明土田之制凡三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時

入官田地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  
牧馬草場城墻首藉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  
公主勲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  
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其餘爲民田元季喪亂  
版籍多亡田賦無準明太祖卽帝位遣周鑄等百六十  
四人覈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  
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  
詭寄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  
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  
及田之丈尺編類爲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

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  
數爲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爲主諸原坂墳衍下  
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爲經土田之訟質焉黃  
冊爲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質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  
爲籍記之母令產去稅存以爲民害又以中原田多蕪  
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掌其事臨濠  
之田驗其丁力計畝給之母許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  
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  
省奏天下墾田數少者畝以千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  
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二十

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  
蓋駸駸無棄土矣凡田以近郭爲上地迤遠爲中地下  
地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太祖仍元里  
社制河北諸州縣土著者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  
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屯民新占畝狹故屯地謂  
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至宣德間墾荒田永不起科及  
洿下斥鹵無糧者皆覈入賦額數溢於舊有司乃以大  
畝當小畝以符舊額有數畝當一畝者步尺參差不一  
人得以意贏縮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貴州田無頃  
畝尺籍悉徵之土官而諸處土田日久頗淆亂與黃冊

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  
十八頃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嘉靖八年霍韜奉命修  
會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  
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  
猾民廣東無藩府非欺隱卽委棄於寇賊矣司國計者  
可不究心是時桂萼郭弘化唐龍簡霄先後疏請覈實  
田畝而顧鼎臣請履畝丈量丈量之議由此起江西安  
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詳具人多疑憚其後福建  
諸州縣爲經緯二冊其法頗詳然率以地爲主田多者  
猶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許孚遠爲歸戶冊則



以田從人法簡而密矣萬曆六年帝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尚綜核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培克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按溢額田增賦云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其法最善又令諸將屯兵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飭將士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屯

卒命勿徵明年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勿徵三年後畝收租一斗六年太僕丞梁埜僊帖木爾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是時遣鄧愈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鳳陽又因海運餉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爲民屯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

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  
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  
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爲本衛  
所官軍俸糧永樂初定屯田官軍賞罰例歲食米十二  
石外餘六石爲率多者賞鈔缺者罰俸又以田肥瘠不  
同法宜有別命軍官各種樣田以其歲收之數相考較  
太原左衛千戶陳淮所種樣田每軍餘糧二十三石帝  
命重賞之寧夏總兵何福積穀尤多賜敕褒美戶部尚  
書郁新言湖廣諸衛收糧不一種請以米爲準凡粟穀  
糜黍大麥蕎稌二石稻穀葛秫二石五斗稭稗三石皆

準米一石小麥麻豆與米等從之著爲令又更定屯守  
之數臨邊險要守多於屯地僻處及輸糧艱者屯多於  
守屯兵百名委百戶三百名委千戶五百名以上指揮  
提督之屯設紅牌列則例於上年六十與殘疾及幼者  
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  
且禁衛所差撥於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  
盡滇蜀極於交阯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興屯矣宣宗  
之世屢覈各屯以征戍罷耕及官豪勢要占匿者減餘  
糧之半迤北來歸就屯之人給車牛農器分遼東各衛  
屯軍爲三等丁牛兼者爲上丁牛有一爲中俱無者爲

下英宗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徵餘糧六石後又免沿邊  
開田官軍子粒減各邊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時邊方多  
事令兵分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成化初宣府巡  
撫葉盛買官牛千八百并置農具遣軍屯糧收糧易銀  
以補官馬耗損邊人稱便自正統後屯政稍弛而屯糧  
猶存三之二其後屯田多爲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憲  
宗之世頗議釐復而視舊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間屯  
糧愈輕有畝止三升者沿及正德遼東屯田較永樂間  
田贏萬八千餘頃而糧乃縮四萬六千餘石初永樂時  
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軍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供之

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恒足及  
是屯軍多逃死常操軍止八萬皆仰給於倉而邊外數  
擾棄不耕劉瑾擅改遣官分出丈田責逋希瑾意者僞  
增田數搜括慘毒戶部侍郎韓福尤急刻遼卒不堪脇  
衆爲亂撫之乃定明初募鹽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  
迨弘治中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南商悉撤業歸西  
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爲墟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  
枵然矣世宗時楊一清復請召商開中又請倣古募民  
實塞下之意招徠隴右關西民以屯邊其後周澤王崇  
古林富陳世輔王畿王朝用唐順之吳桂芳等爭言屯

政而龐尚鵬總理江北鹽屯尋移九邊與總督王崇古  
先後區畫屯政甚詳然是時因循日久卒鮮實效給事  
中管懷理言屯田不興其弊有四疆場戒嚴一也牛種  
不給二也丁壯亡徙三也田在敵外四也如是而管屯  
者猶欲按籍增賦非扣月糧卽按丁賠補耳屯糧之輕  
至弘正而極嘉靖中漸增隆慶間復畝收一斗然屯丁  
逃亡者益多管糧郎中不問屯田有無月糧止半給沿  
邊屯地或變爲斥鹵沙磧糧額不得減屯田御史又於  
額外增本折屯軍益不堪命萬曆時計屯田之數六十  
四萬四千餘頃視洪武時虧二十四萬九千餘頃田日

減而糧日增其弊如此時則山東巡撫鄭汝璧請開登  
州海北長山諸島田福建巡撫許孚遠墾閩海檀山田  
成復請開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濱海諸山若陳錢金  
塘補陀玉環南麂皆可經理天津巡撫汪應蛟則請於  
天津興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輒廢熹宗之世巡按張  
慎言復議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盧觀  
象大興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應舉踵而行之光斗更  
於河間天津設屯學試騎射爲武生給田百畝李繼貞  
巡撫天津亦力於屯務然仍歲旱蝗弗克底成效也明  
時草場頗多占奪民業而爲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

勲戚中官莊田爲甚太祖賜勲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勲臣莊佃多倚威扞禁帝召諸臣戒諭之其後公侯復歲祿歸賜田於官仁宣之世乞請漸廣大臣亦得請沒官莊舍然寧王權請灌城爲庶子耕牧地帝賜書援祖制拒之至英宗時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誣民占請案治比案問得實帝命還之民者非一乃下詔禁奪民田及奏請畿內地然權貴宗室莊田墳塋或賜或請不可勝計復辟後御馬太監劉順進薊州草場進

獻由此始宦官之田則自尹奉喜寧始初洪熙時有仁壽宮莊其後又有清寧未央宮莊天順三年以諸王未出閣供用浩繁立東宮德王秀王莊田二王之藩地仍歸官憲宗卽位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其後莊田遍郡縣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置立莊田與貧民較利弗聽弘治二年戶部尚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三千八百餘頃勲戚中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占地土斂財物汙婦女稍與分辨輒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

民心傷痛入骨災異所由生乞革去管莊之人付小民耕種畝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帝命戒飭莊戶又因御史言罷仁壽宮莊還之草場且命凡侵牧地者悉還其舊又定制獻地王府者戍邊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皇莊戶部尚書周經劾其違制下瑄詔獄赦諸王輔導官導王奏請者罪之然當日奏獻不絕乞請亦愈繁徽興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餘頃會昌建昌慶雲三侯爭田帝輒賜之武宗卽位踰月卽建皇莊七其後增至三百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世宗初命給事中夏言等清核皇莊田言極言皇莊爲厲於民自是正

德以來投獻侵牟之地頗有給還民者而宦戚輩復中撓之戶部尚書孫交造皇莊新冊額減於舊帝命覈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復名皇莊詔所司徵銀解部然多爲宦寺中飽積逋至數十萬以爲常是時禁勲戚奏討奸民投獻者又革王府所請山場湖陂德王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又請白雲等湖山東巡撫邵錫按新令却之語甚切德王爭之數四帝乃從部議但存藩封初請莊田其後有奏請者不聽又定凡公主國公莊田世遠者存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陽清奪隱冒莊田萬六千餘頃穆宗從御史王廷瞻

言復定世次遞減之限勲臣五世限田二百頃戚畹七  
百頃至七十頃有差初世宗時承天六莊二湖地八千  
三百餘頃領以中官又聽校舍兼并增八百八十頃分  
爲十二莊至是始領之有司兼并者還民又著令宗室  
買田不輸役者沒官皇親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勲臣例  
雖請乞不乏而賜額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神宗  
賚予過侈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  
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爲王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  
減其半王府官及諸闡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廩役  
廩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

在騷然給事中官應震姚宗文等屢疏諫皆不報時復  
更定勲戚莊田世次遞減法視舊制稍寬其後應議減  
者輒奉詔姑留不能革也熹宗時桂惠瑞三王及遂平  
寧國二公主莊田動以萬計而魏忠賢一門橫賜尤甚  
蓋中葉以後莊田侵奪民業與國相終云

明史卷七十七終

蓋中葉以資其田... 寧因二公主... 青神奉... 更武... 亦... 志第五十四

明史卷七十八

志第五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共九食貨二

賦役

賦役之法唐租庸調猶為近古自楊炎作兩稅法簡而易行歷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為吳王賦稅十取一役法計田出夫縣上中下三等以賦十萬六萬三萬石下為差府三等以賦二十萬上下十萬石下為差即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為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



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  
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  
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職  
役優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  
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  
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兩稅  
洪武時夏稅曰米麥曰錢鈔曰絹秋糧曰米曰錢鈔曰  
絹弘治時會計之數夏稅曰大小米麥曰麥菽曰絲綿  
并荒絲曰稅絲曰絲綿折絹曰稅絲折絹曰本色絲曰  
農桑絲折絹曰農桑零絲曰人丁絲折絹曰改科絹曰

棉花折布曰苧布曰土苧曰紅花曰麻布曰鈔曰租鈔  
曰稅鈔曰原額小絹曰幣帛絹曰本色絹曰絹曰折色  
絲秋糧曰米曰租鈔曰賃鈔曰山租鈔曰租絲曰租絹  
曰租粗麻布曰課程棉布曰租苧布曰牛租米穀曰地  
畝棉花絨曰棗子易米曰棗株課米曰課程苧麻折米  
曰棉布曰魚課米曰改科絲折米萬曆時小有所增損  
大畧以米麥爲主而絲絹與鈔次之夏稅之米惟江西  
湖廣廣東廣西麥菽惟貴州農桑絲遍天下惟不及川  
廣雲貴餘各視其地產太祖初立國卽下令凡民田五  
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

徵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此農桑絲絹所由起也洪武九年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銀六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直十之二棉苧一疋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麥五斗絲絹等各以輕重爲損益願入粟者聽十七年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於是謂米麥爲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戶部侍郎楊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三年外並收折色惟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使輸粟三十年諭戶部曰行人高

稹言陝西困逋賦其議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許任土所產折收米絹棉花及金銀等物著爲令於是戶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折石銀一兩折石絹一疋石有半斗棉布一疋折石苧布一疋七斗棉花一疋斗帝曰折收逋賦蓋欲蘇民困也今賦重若此將愈困民豈恤之之意哉金銀每兩折米加一倍鈔止三貫五百文折一石餘從所議永樂中旣得交趾以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沉速安息諸香代租賦廣東瓊州黎人肇慶徭人內附輸賦比內地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

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振貸然後以聞雖歲貢銀三十萬兩有奇而民間交易用銀仍有厲禁至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虛糜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亦以爲言戶部尚書黃福復條以請帝以問行在戶部尚書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陝西浙江民以爲便遂倣其制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

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其後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收銀一兩解京以爲永例諸方賦入折銀而倉廩之積漸少矣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爲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其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 志 四  
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舊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自民糧十五萬石外皆官田糧官糧歲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此建文二年詔曰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成祖盡革建文政浙西之賦復重宣宗卽位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蘇常嘉湖諸府還言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輒如私租例盡取之十

分取八民猶不堪况盡取乎盡取則民必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寧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則田無荒蕪之患而細民獲安生矣帝命部議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詔舊額官田租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爲令於是江南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况鍾曲計減蘇糧七十餘萬他府以爲差而東南民力少紓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戶部劾以變亂

成法宣宗雖不罪亦不能從而朝廷數下詔書蠲除租賦持籌者輒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爲辭帝與尚書胡濙言計臣壅遏膏澤然不深罪也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準民田起科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蓋宣德末蘇州逋糧至七百九十九萬石民困極矣至是乃獲少甦英宗復辟之初令鎮守浙江尚書孫原貞等定杭嘉湖則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輕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畝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三斗民田四斗以

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輕之輕者重之欲使科則適均而畝科一石之稅未嘗減云嘉靖二年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衆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加請覈祖宗賦額及經費多寡之數一一區畫則知賦入有限而浮費不容不節矣於是戶部議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

覈任內租稅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帝納之旣而諭德顧鼎臣條上錢糧積弊四事一曰察理田糧舊額請責州縣官於農隙時令里甲等做洪武正統間魚鱗風旗之式編造圖冊細列元額田糧字圩則號條段坵荒成熟步口數目官爲覆勘分別界址履畝檢踏丈量具開墾改正豁除之數刊刻成書收貯官庫給散里中永爲稽考仍斟酌先年巡撫周忱王恕簡便可行事例立爲定規取每歲實徵起運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處補暫徵帶徵停徵等件數目會計已定張榜曉諭庶吏胥不得售其奸欺而小民

免賠累科擾之患一曰催徵歲辦錢糧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攙雜水穀糠粃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公私兩便近者有司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扑糧長令下鄉追徵豪強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爲空孱弱者爲勢豪所凌耽延欺賴不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於箠楚囹圄者幾數百人且往時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歛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

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焉宜令戶部議定事例轉行所司審編糧長務遵舊規如州縣官多僉糧長縱容下鄉及不委里甲催辦輒酷刑限比糧長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論其二則議遣官綜理及復預備倉糧也疏下戶部言所陳俱切時弊令所司舉行遷延數載如故糧長者太祖時令田多者爲之督其鄉賦稅歲七月州縣委官偕詣京領勘合以行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末年更定每區正副二名輪充宣德間復永充科歛橫溢民受其害或私賣官糧以牟利其罷者虧損公賦事覺至隕身喪家

景泰中革糧長未幾又復自官軍兌運糧長不復輸京師在州里間頗滋害故鼎臣及之未幾御史郭弘化等亦請通行丈量以杜包賠兼并之弊帝恐紛擾不從給事中徐俊民言今之田賦有受地於官歲供租稅者謂之官田有江水泛溢溝塍淹沒者謂之坍江有流移亡絕田棄糧存者謂之事故官田貧民佃種畝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虛糧里甲賠納或數十石或百餘石者有之夫民田之價十倍官田貧民旣不能置而官田糧重每病取盈益以坍江事故虛糧又令攤納追呼敲扑歲無寧日而奸富猾胥方且詭

寄那移并輕分重此小民疾苦閭閻凋瘵所以日益而日增也請定均糧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與蠲免而合官民田爲一定土中下三則起科以均糧富人不得過千畝聽以百畝自給其羨者則加輸邊稅如此則多寡有節輕重適宜貧富相安公私俱足矣部議疆土民俗各異令所司熟計其便不行越數年乃從應天巡撫侯位奏免蘇州坍海田糧九萬餘石然那移飛灑之弊相沿不改至十八年鼎臣爲大學士復言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供輸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將欺隱及坍荒田土一一檢覈改正於是應天巡撫歐陽鐸檢

荒田二千餘頃計租十一萬石有奇以所欺隱田糧六萬餘石補之餘請豁免戶部終持不下時嘉興知府趙瀛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鐸乃與蘇州知府王儀盡括官民田裒益之履畝清丈定爲等則所造經賦冊以八事定稅糧曰元額稽始曰事故除虛曰分項別異曰歸總正實曰坐派起運曰運餘撥存曰存餘考積曰徵一定額又以八事考里甲曰丁田曰慶賀曰祭祀曰鄉飲曰科賀曰郵政曰公費曰備用以三事定均徭曰銀差曰力差曰馬差著爲例徵一者總徵銀米之凡而計畝均輸之其科則最重與最輕



者稍以耗損益推移重者不能盡損惟遞減耗米派輕  
賚折除之陰予以輕輕者不能加益爲徵本色遞增耗  
米加乘之陰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爲母戶爲子時豪  
右多梗其議鼎臣獨以爲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輸  
然貧民減千石矣不可易也顧其時上不能損賦額長  
民者私以已意變通由是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賦  
反加矣時又有綱銀一串鈴諸法綱銀者舉民間應役  
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易知而不繁猶綱之有綱也一  
串鈴則夥收分解法也自是民間輸納止收本色及折  
色銀矣是時天下財賦歲入太倉庫者二百萬兩有奇

舊制以七分經費而存積三分備兵歉以爲常世宗中  
年邊供費繁加以土木禱祀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  
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二十九  
年俺荅犯京師增兵設戍餉額過倍三十年京邊歲用  
至五百九十五萬戶部尚書孫應奎蒿目無策乃議於  
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加派於是始嗣後京  
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歲入不能充  
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爲一切之法其箕斂財賄題增派  
括贖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其初  
亦賴以濟匱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

往爲其地奏留或請免浙直以備倭川貴以採木山陝  
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軍興所徵發卽歲額二百萬且  
虧其三之一而內廷之賞給齋殿之經營宮中夜半出  
片紙吏雖急無敢延頃刻者三十七年大同右衛告警  
賦入太倉者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萬戶部尚書方  
鈍等憂懼不知所出乃乘間具陳帑藏空虛狀因條上  
便宜七事以請旣又令羣臣各條理財之策議行者凡  
二十九事益瑣屑非國體而累年以前積逋無不追徵  
南方本色逋賦亦皆追徵折色矣是時東南被倭南畿  
浙閩多額外提編江南至四十萬提編者加派之名也

其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不足則提下甲補之  
故謂之提編及倭患平應天巡撫周如斗乞減加派給  
事中何燧亦具陳南畿困敝言軍門養兵工部料價操  
江募兵兵備道壯丁府州縣鄉兵率爲民累甚者指一  
科十請禁革之命如燧議而提編之額不能減隆萬之  
世增額旣如故又多無藝之征逋糧愈多規避亦益巧  
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餘年未徵而報收一縣有至十萬  
者逋欠之多縣各數十萬賴行一條鞭法無他科擾民  
力不大絀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  
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

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爲六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立法頗爲簡便嘉靖間數行數止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其後接踵三大征頗有加派事畢旋已至四十六年驟增遼餉三百萬時內帑充積帝靳不肯發戶部尚書李汝華乃援征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釐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釐通前後九釐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爲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天啟元年給事中甄淑言遼餉

加派易致不均蓋天下戶口有戶口之銀人丁有人丁之銀田土有田土之銀有司徵收總曰銀額按銀加派則其數不漏東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之法徵納不同惟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納今因人士之宜則無偏枯之累其法以銀額爲主而通人情酌土俗頒示直省每歲存留起解各項銀兩之數以所加餉額按銀數分派總提折扣哀多益寡期不失餉額而止如此則愚民易知可杜奸胥意爲增減之弊且小民所最苦者無田之糧無米之丁田鬻富室產去糧存而猶輸丁賦宜取額丁額米兩衡而定其數米若干

卽帶丁若干買田者收米便收丁則縣冊不失丁額貧民不致賠累而有司亦免逋賦之患下部覆議從之崇禎三年軍興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田賦戶部尚書畢自嚴不能止乃於九釐外畝復徵三釐惟順天永平以新被兵無所加餘六府畝徵六釐得他省之半共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後五年總督盧象昇請加宦戶田賦十之一民糧十兩以上同之旣而概徵每兩一錢名曰助餉越二年復行均輸法因糧輸餉畝計米六合石折銀八錢又畝加徵一分四釐九絲越二年楊嗣昌督師畝加練餉銀一分兵部郎張若麒請收兵殘遺產

爲官莊分上中下畝納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衛周嗣言嗣昌流毒天下勦練之餉多至七百萬民怨何極御史郝晉亦言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勦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疏語雖切直而時事危急不能從也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尋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

田主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  
二升五合迨造黃冊成以一百十戶爲一里里分十甲  
曰里甲以上中下戶爲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造一  
歲中諸色雜日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曰均徭  
他雜役曰雜泛凡祇應禁子弓兵悉僉市民毋役糧戶  
額外科一錢役一夫者罪流徙後法稍弛編徭役里甲  
者以戶爲斷放大戶而勾單小於是議者言均徭之法  
按冊籍丁糧以資產爲宗覈人戶上下以蓄藏得實也  
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免役而土著困覈人戶則官吏里  
胥輕重其手而小民益窮蹙二者交病然專論丁糧庶

幾古人租庸調之意乃令以舊編力差銀差之數當丁  
糧之數難易輕重酌其中役以應差里甲除當復者論  
丁糧多少編次先後曰鼠尾冊按而徵之市民商賈家  
殷足而無田產者聽自占以佐銀差正統初僉事夏時  
創行於江西他省倣行之役以稍平其後諸上供者官  
爲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須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責其  
營辦給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無所給惟計值年  
里甲祇應夫馬飲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戶上供爲  
京繇主納爲中官留難不易中納往復改貿率至傾產  
其他役苛索之弊不可毛舉明初令天下貢土所有有

日史卷之六  
志  
四  
常額珍奇玩好不與卽須用編之里甲出銀以市顧其  
目冗碎奸黠者緣爲利孔又大工營繕祠官祝釐資用  
繁溢迨至中葉倭寇交訐仍歲河決國用耗殫於是里  
甲均徭浮於歲額矣凡役民自里中正辦外如糧長解  
戶馬船頭館夫祇候弓兵皂隸門禁廚斗爲常役後又  
有斫薪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舖牒淺夫之類因  
事編僉歲有增益嘉隆後行一條鞭法通計一省丁糧  
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與兩稅爲一小民得無  
擾而事亦易集然糧長里長名罷實存諸役卒至復僉  
農氓條鞭法行十餘年規制頓紊不能盡遵也天啟時

御史李應昇疏陳十害其三條切言馬夫河役糧甲修  
辦白役擾民之弊崇禎三年河南巡撫范景文言民所  
患苦莫如差役錢糧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  
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僉非富民  
中人之產輒爲之傾自變爲條鞭法以境內之役均於  
境內之糧宜少甦矣乃民間仍歲奔走罄資津貼是條  
鞭行而大戶未嘗革也時給事中劉懋復奏裁驛夫征  
調往來仍責編戶驛夫無所得食至相率從流賊爲亂  
云凡軍匠竈戶役皆永充軍戶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補  
匠戶二等曰住坐曰輪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

班者輸罰班銀月六錢故謂之輸班監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動以千計死若逃者勾補如軍竈戶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貼以餘丁上中戶丁力多或貼二三丁下戶概予優免他如陵戶園戶海戶廟戶旛夫庫役瑣末不可勝計明初工役之繁自營建兩京宗廟宮殿闕門王邸採木陶甃工匠造作以萬萬計所在築城濬陂百役具舉迄於洪宣郊壇倉庾猶未迄工正統天順之際三殿兩宮南內離宮次第興建弘治時大學士劉吉言近年工役俱摘發京營軍士內外軍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請至一二萬無所

稽覈禮部尚書倪岳言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禮部尚書童軒復陳工役之苦吏部尚書林瀚亦言兩畿頻年凶災困於百役窮愁怨嘆山陝供億軍興雲南廣東西征發勦叛山東河南湖廣四川江西興造王邸財力不贍浙江福建辦物料視舊日增多庫藏空匱不可不慮帝皆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武宗時乾清宮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樸儉改作雕峻用銀至二千萬餘兩役工匠三千餘人歲支工食米萬三千餘石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御馬監鐘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藥庫皆鼎新之權倖闡宦莊園祠

墓香火寺觀工部復竊官銀以媚焉給事中張原言工匠養父母妻子尺籍之兵禦外侮京營之軍衛王室今奈何令民無所賴兵不麗伍利歸私門怨叢公室乎疏入謫貴州新添驛丞世宗營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爲汰省而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秘殿並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其時宗廟萬壽宮災帝不之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萬曆以後營建織造溢經制數倍加以征調開採民不得少休迨闖人亂政建地營墳僭越亡等功德

私祠遍天下蓋二百餘年民力殫殘久矣其以職役優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萬曆時免田有至二三千者至若賦稅蠲免有恩蠲有災蠲太祖之訓凡四方水旱輒免稅豐歲無災傷亦擇地瘠民貧者優免之凡歲災盡蠲二稅且貸以米甚者賜米布若鈔又設預備倉令老人運鈔易米以儲粟荆蘄水災命戶部主事趙乾往振遷延半載怒而誅之青州旱蝗有司不以聞逮治其官吏早傷州縣有司不奏許者民申訴處以極刑孝感饑其令請以預備倉振貸帝命行人馳驛往且諭戶部自今凡歲饑先發倉庾以貸然後聞著爲令在



位三十餘年賜予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所蠲租稅無數成祖聞河南饑有司匿不以聞逮治之因命都御史陳瑛榜諭天下有司水旱災傷不以聞者罪不宥又敕朝廷歲遣巡視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仁宗監國時有以發振請者遣人馳諭之言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尚從容啟請待報不能效漢汲黯耶宣宗時戶部請覈饑民帝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奚待勘蓋二祖仁宣時仁政亟行預備倉之外又時時截起運賜內帑被災處無儲粟者發旁縣米振之蝗蝻始生必遣人捕瘞鬻子女者官爲收贖且令富人蠲佃戶租大戶

貸貧民粟免其雜役爲息豐年償之皇莊湖泊皆弛禁聽民採取饑民還籍給以口糧京通倉米平價出糶兼預給俸糧以殺米價建官舍以處流民給糧以收棄嬰養濟院窮民各注籍無籍者收養蠟燭旛竿二寺其卹民如此世宗神宗於民事畧矣而災荒疏至必賜蠲振不敢違祖制也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歲以下不與永樂以後減其數納米振濟贖罪者景帝時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減三之一餘遞減有差捐納事例自憲宗始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爲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

品止武宗時富民納粟振濟千石以上者表其門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至從六品世宗令義民出穀二十石者給冠帶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爲立坊振粥之法自世宗始報災之法洪武時不拘時限弘治中始限夏災不得過五月終秋災不得過九月終萬曆時又分近地五月七月邊地七月九月洪武時勘災旣實盡與蠲免弘治中始定全災免七分自九分災以下遞減又止免存留不及起運後遂爲永制云

明史卷七十八

明史卷七十九

志第五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學士 兼管吏部 戶部 尚書 事 加 六 級 張 廷 玉 等 奉

敕修

食貨三

漕運

倉庫

歷代以來漕粟所都給官府廩食各視道里遠近以爲準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自成祖遷燕道里遼遠法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爲長運而制定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已而大將

明史卷七十九  
志  
軍徐達令忻嘯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中書省符下山  
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  
北平遼東爲定制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河餉陝西自  
陝西轉餉寧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  
運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永樂元年納戶部尚  
書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  
陳州潁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  
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時駕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  
餉邊也淮海運道凡二而臨清倉儲河南山東粟亦以  
輸北平合而計之爲三運惟海運用官軍其餘則皆民

運云自濬會通河帝命都督賈義尚書宋禮以舟師運  
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  
揚徐兗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伯陳瑄繼之頗增  
至三千餘艘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  
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運自淮至徐以浙  
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  
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餘石名曰支運支運之法  
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  
數年以爲裒益期不失常額而止由是海陸二運皆罷  
惟存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

萬石十二輪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不數  
年官軍多所調遣遂復民運道遠數愆期宣德四年瑄  
及尚書黃福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  
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  
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  
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  
二倉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  
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惟山東河南北  
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支運尋令南陽懷慶汝寧糧運  
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山東河南皆

運德州倉六年瑄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  
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給  
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爲兌運命羣臣會議吏部  
蹇義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爲差每  
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  
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  
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軍旣加耗  
又給輕齎銀爲洪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  
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爲艱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  
矣軍與民兌米往往恃強勒索帝知其弊敕戶部委正

官監臨不許私兌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爲率二分與米一分以他物準正糧斛面銳耗糧俱平槩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臨徐淮三倉各遣御史監收正統初運糧之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直隸軍操備蘇松諸府運糧仍屬民景泰六年瓦剌入貢乃復軍運天順末兌運法行久倉人覬耗餘入庾率兌斛面且求多索軍困甚憲宗卽位漕運參將袁佑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糧令納戶平準石加耗不過

五升今運軍願明加則倉吏侵害過多可知今後令軍自槩每石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後從督倉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復溢收如故屢禁不能止也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爲常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通計兌運改兌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獨百八十萬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浙賦視蘇減數萬江西湖廣

又殺焉天津薊州密雲昌平共給米六十四萬餘石悉支兌運米而臨德二倉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之遇災傷則撥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時應天巡撫滕昭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爲渡江費後數年帝乃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悉變爲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然是時司倉者多苛取甚至有額外罰運軍展轉稱貸不支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言各直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

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慮軍士不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舊船抵三分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春兌秋歸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盤撥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漁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產以易薪米又格於禁例多被掠奪今宜加造船費每艘銀三十兩而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軍困少甦詔從其議五年戶部尚書葉淇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

民買漕米每石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宣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府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自後歲災輒權宜折銀以水次倉支運之糧充其數而折價以六七錢爲率無復至一兩者先是成化間行長運之法江南州縣運糧至南京令官軍就水次兌支計省加耗輸輓之費得餘米十萬石有奇貯預備倉以資緩急之用至是巡撫都御史以兌支有弊請

令如舊上倉而後放支戶部言兌支法善不可易詔從部議以所餘就貯各衛倉作正支銷又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糧九萬石仍聽民自運臨德二倉令官軍支運正德二年漕運官請疏通水次倉儲言往時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以待衛軍支運後改附近州縣水次交兌已而并支運七十萬石亦令改兌但七十萬石之外猶有兌交不盡者民仍運赴四倉久無支銷以致陳腐請將浙江江西湖廣正兌糧米三十五萬石折銀解京而令三省衛軍赴臨德等倉支運如所折之數則諸倉米不腐三省漕卒便於支運歲漕額外又得三十五萬折銀

一舉而數善具矣帝命部臣議如其請六年戶部侍郎邵寶以漕運遲滯請復支運法戶部議支運法廢久不可卒復事遂寢臨德二倉之貯米也凡十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萬自世宗初災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請輕減且二倉囤積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議屢興而倉儲漸耗矣嘉靖元年漕運總兵楊宏請以輕齎銀聽運官道支爲顧僦舟車之費不必裝鞘印封計算羨餘以苦漕卒給事御史交駁之戶部言科道官之論主於防奸是也但輕齎本資轉般費今慮官軍侵耗盡取其贏餘以歸太倉則以脚價爲正糧非立法初意也

乃議運船至通州巡倉御史覈驗酌量支用實數著爲定規有羨餘不輸太倉卽用以修船官旗漁蠹者重罪輕齎銀者憲宗以諸倉改兌給路費始各有耗米兌運米俱一平一銳故有銳米自隨船給運四斗外餘折銀謂之輕齎凡四十四萬五千餘兩後頗入太倉矣隆慶中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馬家壩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勘報以水多沙積而止神宗時漕運總督舒應龍言國家兩都竝建淮徐臨德實南北咽喉自兌運久行臨德尚有歲積而淮徐二倉無粒米請自今



山東河南全熟時盡徵本色上倉計臨德已足五十餘萬則令納於二倉亦積五十萬石而止從之當是時折銀漸多萬曆三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餘石而撫臣議截留漕米以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輸納愆期不復有京師矣蓋災傷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軍月俸其時混支以給邊餉遂致銀米兩空故世卿爭之自後倉儲漸匱漕政亦益弛迨於啟禎天下蕭然煩費歲供愈不足支矣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爲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

二萬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憲宗立運船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其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考成違限者運官降罰武宗列水程圖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違限之米頓德州諸倉日寄國世宗定過淮程限江北十二月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爲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八九月者遞縮兩月後又通縮一月神宗初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竣大縣限船到十日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

開皆先期以樣米呈戶部運糧到日比驗相同乃收凡  
災傷奏請改折者毋過七月題議後期及臨時改題者  
立案免覆漂流者抵換食米大江漂流爲大患河道爲  
小患二百石外爲大患二百石內爲小患小患把總勘  
報大患具奏其後不計多寡概行奏勘矣初船用楠杉  
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  
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後船數缺少一船受米七八百  
石附載夾帶日多所在稽留違限一遇河決卽有漂流  
官軍因之爲奸水次折乾沿途侵盜妄稱水火至有鑿  
船自沉者明初命武臣督海運嘗建漕運使尋罷成祖

以後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員外分理主  
事督兌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設漕運總督於淮安與  
總兵叅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總十二萬軍與京操  
十二營軍相準初宣宗令運糧總兵官巡撫侍郎歲八  
月赴京會議明年漕運事宜及設漕運總督則并令總  
督赴京至萬曆十八年後始免凡歲正月總漕巡揚州  
經理瓜淮過閘總兵駐徐邳督過洪入閘同理漕參政  
管押赴京攢運則有御史郎中押運則有參政監兌理  
刑管洪管廠管閘管泉監倉則有主事清江衛河有提  
舉兌畢過淮過洪巡撫漕司河道各以職掌奏報有司

米不備軍衛船不備過淮誤期者責在巡撫米具船備不卽驗放非河梗而壓幫停泊過洪誤期因而漂凍者責在漕司船糧依限河渠淤淺疏濬無法開坐啟閉失時不得過洪抵灣者責在河道明初於漕政每加優恤仁宣禁役漕舟宥遲運者英宗時始扣口糧均攤而運軍不守法度爲民害自後漕政日弛軍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而糧長率攙沙水於米中河南山東尤甚往往蒸溼浥爛不可食權要貸運軍銀以罔厚利至請撥關稅給船料以取償漕運把總率由賄得倉場額外科取歲至十四萬世宗初

政諸弊多釐革然漂流違限二弊日以滋甚中葉以後益不可究詰矣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十七萬四千餘石內折色八千餘石各府部糙粳米四萬四千餘石內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運謂之白糧船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民運如故穆宗時陸樹德言軍運以充軍儲民運以充官祿人知軍運之苦不知民運尤苦也船戶之求索運軍之欺陵洪閘之守候入京入倉厥弊百出嘉靖初民運尙有保全之家十年後無不破矣以白糧令軍帶運甚便疏入下部議不從凡諸倉應輸者有定數其或改撥他鎮

者水次應兌漕糧卽令坐派鎮軍領兌者給價州縣官督車戶運至遠倉或給軍價就令關支者通謂之空運九邊之地輸糧大率以車宣德時餉開平亦然而蘭甘松潘往往使民背負永樂中又嘗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給交阯云

明初京衛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俸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預備倉東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自鈔法行頗有省革二十四年儲糧十六萬石於臨清以給訓練騎兵二十八年置皇城四

門倉儲糧給守禦軍增京師諸衛倉凡四十一又設北平密雲諸縣倉儲糧以資北征永樂中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北京三十七衛倉益令天下府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迨會通河成始設倉於徐州淮安德州而臨清因洪武之舊并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以資轉運既又移德州倉於臨清之永清壩設武清衛倉於河西務設通州衛倉於張家灣宣德中增造臨清倉容三百萬石增置北京及通州倉京倉以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季更巡察外倉則布政按察都司關防之各倉門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軍丁十

人守之半年一更英宗初命廷臣集議天下司府州縣有倉者以衛所倉屬之無倉者以衛所改隸惟遼東甘肅寧夏萬全及沿海衛所無府州縣者仍其舊正統中增置京衛倉凡七自兌運法行諸倉支運者少而京通倉不能容乃毀臨清德州河西務倉三分之一改爲京通倉景泰初移武清衛諸倉於通州成化初廢臨德預備倉在城外者而以城內空厰儲預備米名臨清者曰常盈德州者曰常豐凡京倉五十有六通倉十有六直省府州縣藩府邊隘堡站衛所屯戍皆有倉少者一二多者二三十云預備倉之設也太祖選耆民運鈔糴米

以備振濟卽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廢弛于謙撫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也正統時重侵盜之罪至僉妻充軍且定納穀千五百石者敕獎爲義民免本戶雜役凡振饑米一石俟有年納稻穀二石五斗還官弘治三年限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爲殿最不及三分者奪俸六分以上降調十八年令贖罪贓罰皆糴穀入倉正德中令囚納紙者以其八折米入倉軍官有犯者納穀準立功初預備倉皆設倉官至是革令州縣官

及管糧倉官領其事嘉靖初諭德顧鼎臣言成弘時每  
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備今秋糧僅足兌運  
預備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借穀以  
應故事乞急復預備倉糧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設法多  
積米穀仍倣古常平法春振貧民秋成還官不取其息  
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爲率旣又定十里  
以下萬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以下至十九萬石其  
後積粟盡平糶以濟貧民儲積漸減隆慶時劇郡無過  
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數益減科罰亦益輕萬曆中  
上州郡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僅百石有司沿爲具文

屢下詔申飭率以虛數欺罔而已弘治中江西巡撫林  
俊嘗請建常平及社倉嘉靖八年乃令各撫按設社倉  
令民二三十家爲一社擇家殷實而有行義者一人爲  
社首處事公平者一人爲社正能書算者一人爲社副  
每朔望會集別戶上中下出米四斗至六斗有差斗加  
耗五合上戶主其事年饑上戶不足者量貸稔歲還倉  
中下戶酌量振給不還倉有司造冊送撫按歲六察覈  
倉虛罰社首出一歲之米其法頗善然其後無力行  
兩京庫藏先後建設其制大畧相同內府凡十庫承運  
庫貯緞匹金銀寶玉齒角羽毛而金花銀最大歲進百

萬兩有奇廣積庫貯硫黃硝石甲字庫貯布匹顏料乙字庫貯胖襖戰鞋軍士裘帽丙字庫貯棉花絲纒丁字庫貯銅鐵獸皮蘇木戊字庫貯甲仗贓罰庫貯沒官物廣惠庫貯錢鈔廣盈庫貯紵絲紗羅綾錦紬絹六庫皆屬戶部惟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廣積廣盈庫屬工部又有天財庫亦名司鑰庫貯各衙門管鑰亦貯錢鈔供用庫貯秬稻熟米及上供物以上通謂之內庫其在宮內者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裏庫凡裏庫不關於有司其會歸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諸庫則謂之外庫若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

監皆各以所掌收貯應用諸物太僕則馬價銀歸之明初嘗置行用庫於京城及諸府州縣以收易昏爛之鈔仁宗時罷英宗時始設太倉庫初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稅有金銀入內承運庫其歲賦偶折金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改折漕糧歲以百萬爲額盡解內承運庫不復送南京自給武臣祿十餘萬兩外皆爲御用所謂金花銀也七年乃設戶部太倉庫各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庫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亦皆入焉專以貯銀故

又謂之銀庫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每收太倉銀入內庫又置南京銀庫正德時內承運庫中官數言內府財用不充請支太倉銀戶部執奏不能沮嘉靖初內府供應視弘治時其後乃倍之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餘萬兩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遂以中庫爲老庫兩廡爲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者僅百二十萬兩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銀應解內庫者並送太倉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三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萬兩外加預備欽取銀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庫隆慶中數取太倉銀入內庫承運庫中官至以空劄

下戶部取之廷臣疏諫皆不聽又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衡極諫不聽初世宗時太倉所入二百萬兩有奇至神宗萬曆六年太倉歲入凡四百五十餘萬兩而內庫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以爲常後又加內操馬芻料銀七萬餘兩久之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凡甲字諸庫主事偕科道巡視太倉庫員外郎主事領之而以給事中巡視嘉靖中始兩月一報出納之數時修工部舊庫名曰節慎庫以貯礦銀尚書文明以給工價帝詰責之令以他銀補償自是專以給內用焉其在外



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贓罰諸物巡按御史三歲一盤查各運司皆有庫貯銀歲終巡鹽御史委官察之凡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課商稅魚課引由契本諸課程太祖令所司解州縣府司以至於部部劄之庫其元封識不擅發也至永樂時始委驗勘中方起解至部復驗同乃進納嘉靖時建驗試廳驗中給進狀寄庫月逢九會巡視庫藏科道官進庫驗收不堪者駁易正統十年設通濟庫於通州世宗時罷隆慶初密雲薊州昌平諸鎮皆設庫收貯主客年例軍門公費及撫賞修邊銀云凡爲倉庫害

者莫如中官內府諸庫監收者橫索無厭正德時台州衛指揮陳良納軍器稽留八載至乞食於市內府收糧增耗嘗以數倍爲率其患如此諸倉初不設中官宣德末京通二倉始置總督中官一人後淮徐臨德諸倉亦置監督漕輓軍民被其害世宗用孫交張孚敬議撤革諸中官惟督諸倉者如故久之從給事中管懷理言乃罷之初天下府庫各有存積邊餉不借支於內京師不收括於外成化時巡鹽御史楊澄始請發各鹽運提舉司贓罰銀入京庫弘治時給事中曾昂請以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征徭羨銀盡輸太倉尚書周經力爭之以爲

明史卷七十九  
用不足者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必欲盡括天下財非藏富於民意也至劉瑾用事遂令各省庫藏盡輸京師世宗時閩廣進羨餘戶部請責他省巡按歲奏獻如例又以太倉庫匱運南戶部庫銀八十萬兩實之而戶部條土理財事宜臨德二倉積銀二十萬兩錄以歸太倉隆慶初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搜括庫銀神宗時御史蕭重望請覈府縣歲額銀進部未報上千戶何其賢乞敕內官與已督之帝竟從其請由是外儲日就耗至天啟中用操江巡撫范濟世策下敕督歲進收括靡有遺矣南京內庫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

竊一空內外匱竭遂至於亡

明史卷之六

財非藏富

如例又及

而戶部

蘇一空內

水買

後至

蘇一空內

水買

後至



